



#极简艺术评论# 姿势：意义的产生、消失与开启

Adieudusk 2014-11-04 01:53:55

【我关注的艺术家，他们的一些作品，对他们的作品的评论，不时会引起我的一些思考。但通常，我也就想一下就搁在那里了，很少会想去写点什么。一方面，我囿于自己的固执，认为谈论他人是负有责任的，没有充分理解、消化和掌握，不好胡说，那是对作为创作者的他者的侵犯。另一方面，我也太懒，有太多对我充满诱惑的书，读书极大程度上剥夺了我自己去写的欲望。但是偶尔，我觉得非有必要强迫一下自己，记录一下自己的思考，因为这些思考和当下有关。】

今天想就近期以来关注的两个艺术家Rebecca Belmore和Chunhua Catherine Dong谈一谈。这篇短评的题目：

姿势：意义的产生、消失与开启 【gestures: where meanings generated, disappeared and split open to the unknown】

10月29号，《美国艺术》刊登了一篇对艺术家Rebecca Belmore的短评。这篇短评是针对今年5月Contact摄影艺术节的一个主要展览，名为Kwe的Rebecca Belmore的个展。

评论全文：<http://www.artinamericamagazine.com/reviews/rebecca-belmore/>

展览网站: <http://www.jmbgallery.ca/ExKwe.html>

这篇短评写得很平庸，它的意义，是在这个有影响力的艺术杂志上，向更大的艺术眼球关注市场介绍了加拿大这位最著名的原住民艺术家。短评的第一段，引用了多伦多Kwe展的策展人Wanda Nanibush的说法，Belmore的作品，往往以自我形象作为表达主题，这个主题形象常常是模糊的，介于“处之自若与游离”之间。英文原文是 "self-possession and dispossession." 正是这个表达吸引了我，并在过去几天让我不断思考这句话的意味。最初，我将这句话理解为“自我沉浸与放弃自主”。self-possession and dispossession, 是一种概念化的用词。更直接的描述个体状态的用词，应该是self-possessed and dispossessed. 而这个状态，正是表演艺术家，或者说以自我体验为创作起点或核心的艺术家的一个基本状态。而后来，对这两个用词仔细琢磨之后，我觉得我对它们的最初理解有先入为主的处理，从词义本身而非情境出发，应该将它们翻译成“处之自若与游离”。但是我还是认为，这两种解释，可以在不同情境下交替使用，甚至同时使用：处之自若与游离，或者，自我沉浸与放弃自主。这两种解释，恰好非常适用于我要谈论的两位艺术家Rebecca Belmore和Chunhua Catherine Dong。

Rebecca Belmore作为加拿大最受尊重的原住民艺术家，她的独一无二之处，也就是说不同于其他原住民艺术家之处，在于她能够以非常简练、直接、强烈的视觉语言，传达自我的体验和认知。以象征族群文化传统的意义符号（视觉的、声音的、物质的），揭示当代处境和问题。而她的纯粹个体的姿势和承载继承的文化传统的象征符号，又具备可直接唤起不具备同样个体经验和文化背景的人视觉、心理与认知反应的普遍性。她具备同时抵达个体和普遍 (personal and universal)的充分、直接表达的能力。这是她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成功之处。

Rebecca Belmore: sister, 2010

Rebecca Belmore: sister, 2010

对这幅名为“姐妹“的作品中，Belmore做出了一个姿态。对这个姿态，《美国艺术》的评论作者的分析颇为无聊：她看起来充满能量，又像被警察追捕。一个主流艺术媒体的评论堕落到这个水平，也令人无语。策展人Wanda Nanibush曾经给出了更丰富的解释，她谈到这个形象的自信、自若，一种内在美的状态。这个姿态具备的伸展、拥抱的欲望。它可能是一种非社会化的女性化的姿态。等等。而对我来说，这个姿态，这个形象，给我最强烈的印象是她的自信，完全在自我中，并是开敞的；但同时，她背对观看，承载观看却又拒绝与观看对话，在她在场于观看的场域的同时，她又出离观看；在自我之中的同时，又游离于自我，因为她的视线是投向前方的，那不被捕捉，没有赋予形象的空无。这就在我们可能赋予这个形象各种层次的意义之外，确立了意义不可能穿透的一个空间——属于游离自我的自由的空间。这也正是我在几天沉思"self-possession and dispossession"这句话和这个作品形象之后发现的，从这个作品中，意义发生，又消失，而一种新的东西在开启，它属于不可命名描述的一种新鲜，是诗性的开端，从自我和概括，转化为一个信使的信息：呼唤每个个体，通过这个形象的姿态，进入无限可能的个体想象的机遇。纯粹的自我与非自我，纯粹的自有与分享，在此刻相遇。

The State of Grace

The State of Grace

Chunhua Catherine Dong的作品”恩典的样子”，是一组记录自己去国11年后重返自己出生的湖南小村子的照片。在作品自述中，她谈到：“整整三天，我在村子里到处走，寻找可以隐藏我自己的阴影处和角落...在这个作品中，我在谈论shame这个词的字面意义，【shame, 德文原意是遮盖、隐藏】，所以我让自己藏身于暗处。这就像玩捉迷藏。可是在这个作品中，玩游戏的人，藏起来是为了遮盖她的羞耻，寻找是为了找到她的羞耻的缘起。游戏者无意于被他人看见，而是要找到自己...通过将过去带入现在，拥抱羞耻的阴影，从而与过去和解，治疗童年的创伤。身体，在这个作品中，不止是用以直面过去的对主体现实的深刻表达，也是抵抗的武器，以赤裸、静止和无意道歉解构羞耻的存在。”

Chunhua Catherine Dong对这个作品的描述，明确地给出了她希望赋予作品的丰富社会学内涵。稍稍对艺术家的个人经验有所了解，会有助于更加富有同情心地理解这个作品。Chunhua Catherine Dong生下来以后，父亲看到是个女孩，叹气道：“不过又是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很自然，到了十几岁，她被要求自谋生路，不能去上学。她的母亲，在艺术家整个的创作和阐述中，没有浮现。生到世上，你被赋予的价值是没有价值，而同时，家庭、传统、社会又将“羞耻”的观念强加于你，直到成年之后多年，你还不得不于这个观念搏斗而生活。解决你所来处给你的全部问题和痛苦，是促使Chunhua Catherine Dong成为一个艺术家，并坚持艺术探索的动力。但是我所有探讨的却并不在此。

Chunhua Catherine Dong是生活在加拿大的年轻一代移民艺术家。她所面对的，目前也还主要是非大陆她的原生地的艺术家和观众。因为她的一个作品参加了我策划的一个展览，所以我也有机会观察艺术家、批评家和观众对她的作品的反应。可以说，Chunhua Catherine Dong是引起争议的，争议的焦点，并非她的作品主题不受关注或者有问题，也并非作为表演艺术家，充分的赤裸和表现的大胆触动社会禁忌。问题在于，她的作品具有一种不确定性，不符合

艺术界和社会惯性的归类贴标签的认知方式，它们引起不适，触犯审美与道德批判的正确边界。她的作品中缺乏对自我的明确界定，她允许自我作为一个困惑者、不那么明白自己的体验者，往往被动地经验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特别是性的权利关系、种族权利关系、身份认同权利关系等等。但同时，在所有这些关系的被动参与过程中，又有非常坚韧的寻求人所需要抓、握的重要美好事物的坚持。在这个过程中，表演者可以是夸张的、迷惑的、任由某些主导叙述主宰的、自恋的形象。这是一种波动的模糊，这种模糊钩子一样，吸住你不能不面对、不进入她所呈现的一个喜剧剧场，主角是她，看客是你，可是你并不能外在于她，因为她所呈现的剧情也是你的剧情，你拒绝进入的剧情。拒绝，是因为她造成了不适感，她允许自我以模式化的叙述来被阐释；但同时，她又以孩子般的赤裸，让自己的困惑在场，从而消解了模式化的叙述，让你难以评判。在作品中，这种自我参与、认知的困惑、犹疑可能是艺术家成长过程中一个不够确定的阶段，但是在我看来，这也正是Chunhua Catherine Dong目前的作品非常有生气和魅力的地方。

回到Chunhua Catherine Dong的作品“恩典的样子”，她对这个作品的陈述可以说非常重要，也可以说完全不重要。这个作品，在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它所传达的社会性信息已经非常充分，这些信息通过这个图像足以打动人，但是我认为，它们恰恰是图像表面最快消失的东西。这些被赋予的意义，在凝视之下，很快就消失了。停留的，吸引我的，是另外的东西。这幅图像是一幅古典的场景，一个传统乡村人家的灶房，物品和光线都满足这种古典的氛围，塑造了一种属于重现的记忆的场景。图像中裸体蹲在灶台后面的女子，她的身体和面容，包括发式也是一种古典的形象。画面有氛围，是美的，诱人的。这些属于视觉的构成。我的观注，在这视觉场景中，凝聚到她抱膝拢肩的姿态上，她一边脸颊轻轻依偎着耸起的肩头，她的目光和视线有些不好确定。在这时，她，进入了一种状态，作为观者，我也随她进入了探寻这种状态的不确定的状态。无论她的童年是什么样子的，她的家是什么样子，童年和家，以及它所天赋的安全感，是一种天然的渴望。人，本能需要在一个家的角落，在一个孩子

的状态，开始所有与人与世间的关系。这种需求，往往在成年以后才能被意识到，需要补偿或者追忆。Chunhua Catherine Dong在画面中的视线，并非看着现在，或者看向过去，过去是周遭的阴影和沉默，视线不能进入，只能以身体进入。她在看的不看中，进入到过去迷失的状态中。过去不可显现，只能以开启进入一个无以言说的体验，这体验是曾经经历的，却只能以忧伤和渴望重新接近，因为那是不曾抵达的根本的安全之地。

让-吕克-南希曾说，裸体在自身中并不存在。以为人的形体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普遍的人的精髓这个东西早已终结。人不是显明的，裸体也不是。而当我们不再以人体代表什么，不再以裸体代表什么，人，或者裸体可以是显明的，它以个体经验为路径，指向我们确知就在那里，需要我们去触摸其尚未赋形的想象与情感的境遇。它既属于艺术家和你自己，也同时不完全属于艺术家和你自己。倘若一个作品表达一个人的自我体验和认知，如同开演了一场戏，看完戏，观众拍拍屁股就可以走掉了，那么这个作品也只是表演了意义，随之即被抹消。而如果意义的赋予之后，有多于意义的空白，悬停在那里等待他者，这个作品，我说，才达到了完成。

♥ 19



点赞



转发



收藏